



紅棉江

何求等集体创作

• 四幕八场话剧 •

紅 棉 江

何求 乔毅 林嵐 王守一 譚仪元集体创作

何 求 执笔

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紅 棉 江

何 求等集体創作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記証粵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: 1844 · 787×1092 1/32 · 4 1/8印張 · 77,000

1959年10月第1版

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600

統一书号: 10111 · 501

定 价: (6)三角四分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多幕話剧，是反映紅棉江一个大型水电站的建設过程的。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的冬天，水电站建設工程进行到围堰合龙，正准备轉入下一阶段的施工。这时候，省委的指示和生产大跃进的形势，都要求加速工程进度，提前半年，即建国十周年时发电。可是，当时本来劳动力就不足，机器设备又差，某些民工又不够安心，劳动效率不高；更重要的是某些工程技术人员思想保守，强调施工条件，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；加上后来洪水又提前到来，使施工遭到更大的困难。剧本就是描写英雄的水电站建設者们，在工程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开展了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教育和技术革新运动；同那些落后保守思想、残酷的自然界的威胁，进行了复杂的、艰苦的斗争，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战胜了特大洪水，用二年的时间，修成了这个大型水电站。

剧本通过曲折、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复杂、尖锐的矛盾斗争，塑造了何书记、张局长两个精明强干的领导干部的形象；刻画了一群忠心耿耿，勇往直前，不怕任何困难艰苦的水电站建設者们 的性格；同时，也细致地揭示了右倾保守的工区主任于功俊的精神世界，描绘了他内心复杂的思想斗争。剧本热情地歌颂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线的胜利，歌颂了群众的冲天干劲和伟大力量，形象地表现了在建設工程中实行“洋土并举”、“专家和群众結合”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正确性。剧本有较浓郁的时代气息，有较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，和一定的感人的艺术力量。

人 物 表

張局长——紅棉江水电工程局局长，四十六岁。

何书记——紅棉江水电工程局党委书记，四十五岁。

譚貽芳——副总工程师、張局长的爱人，四十一岁。

于功俊——一工区主任，四十岁左右。

王福来——一工区河槽工段段长，二十八岁。

杨放达——二工区主任，三十八岁。

李桂英——女民工，二十三岁。

刘阿贵——男民工，二十二岁。

陆大明——男民工，三十五岁。

張冬海——男民工，二十三岁。

蔣三福——男民工，二十五岁。

鍾鉄牛——男民工，二十一岁。

馮大灶——男民工，二十四岁。

李社长——东风人民公社社长，李桂英的爹，五十二岁。

林医生——四十岁。

宋丽冰——护士，二十五岁。

小 赵——汽車駕駛員，二十六岁。

小 登——張局长儿子，十岁。

小 朱——广播員，二十三岁。

記者甲、乙。

解放軍軍官甲、乙。

女民工甲、乙、丙。

風乾手甲、乙。

班長。

辦公室幹部甲、乙。

女民工數人。

男民工數人。

報喜隊隊員數人。

序 幕

时 間：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，接近黄昏的时候。

地 点：紅棉江水电站厂房前面。

布 景：舞台偏右是厂房，左边远远望得见屹立在河谷上的拦洪大坝。厂房前面张灯结彩，大坝頂上，也挂满了彩旗、彩灯。

幕 启：水电站今天要发电了，人們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着这个盛大的典礼。刘阿貴在厂房門口悬挂彩带，汽車駕駛員小赵，爬上高梯安装扬声器。这时，天际一抹紅霞，映照得大坝和远山更加艳丽；电台正播送着輕快的音乐。

刘阿貴：小赵，快点，来不及了！

小 赵：你放心，誤不了。

刘阿貴：局长这两天就要走了？

小 赵：嗯！上三榕湾去。

刘阿貴：你呢？你也去？

小 赵：（神气地）嗨，我不去誰給局长开汽車！

〔几个女工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手捧鮮花，嘻嘻哈哈地走上。刘阿貴把手一伸，將他們拦住了。〕

刘阿貴：看看！看看！嚟呀，还捧着鮮花呢！

小 赵：人家是准备迎接首长和贵宾的。

刘阿贵：漂亮极了，真象个新娘子！

女工甲：（将手里的一把五彩纸屑，朝刘阿贵头上一撒）去你的！

〔刘阿贵满头纸屑，连忙用手去拍；女工们哈哈地笑着走了。

〔小赵已经安好了扬声器，从高梯上走下来。

小 赵：你怎么样，也上三榕湾？

刘阿贵：不，我上金凤江。

小 赵：那么说，我们要分手啦！

刘阿贵：怕什么，等那两个水电站一修好，说不定咱们又会碰头的。

小 赵：对，两年之后咱们再见。

刘阿贵：嘿，真保守！

小 赵：保守？

刘阿贵：咱们修这个大型水电站，开头谁也不信能这么快，可是现在，两年就把它建成，创造了世界新纪录。我们有了这些经验，以后修水电站，那就更快了。

〔王福来和李桂英从右边上。

王福来：刘阿贵，看见局长吗？

刘阿贵：没看见。王段长，你找他有事？

王福来：是呀！我们车票都买了，明儿九点就动身。

小 赵：李桂英，你们从北京回来，就该请咱们喝喜酒啦！

李桂英：一定请，可就是没你份。

小 赵：为什么？

李桂英：当司机的不能喝酒，你連这个都不懂！

小 赵：那——那我明几个就改行，你这一頓反正賴不了。

〔小登在幕后叫——阿姨！阿姨！……〕

李桂英：（朝里喊）小登，你来啦！

〔小登和譚貽芳从左上。〕

小 登：（亲热地走过去）阿姨，这个大坝，比我上回来的时候高多了！

譚貽芳：（对王福来）老王，你可看见何书记？

〔大家一听，有点骚动起来。〕

王福来：什么，何书记要来？

譚貽芳：可不！前天就来了电报，說一定回来，现在人还没见，局长可急坏了。

刘阿贵：听说他們那儿这两天断流，何书记能走得开？

譚貽芳：局长已經給他信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（对小登）走，我們上那边去看看。

〔譚貽芳与小登从右边下。〕

刘阿贵：小赵，听说局长跟何书记，十几年来总在一块，这次才是头一回分手呢，是吗？

小 赵：是呀，这两位老战友呀，可真有趣。何书记走的时候，局长一直把他送到桥头，两个人握着手半天没开口。临上車的时候，局长才說：老何，咱們来个竞赛，紅棉江发电的那天，你們金凤江就得断流。

李桂英：何书记怎么說？

小 赵：何書記說……

〔張局長從左邊上，把他的話給打斷了。〕

張局長：小趙！

小 赵：局長！

張局長：（对大家）你們看見何書記嗎？

王福來：沒有呀！剛才大伙還說呢，金風江這兩天斷流，他
不一定能來。

張局長：來了，來了，已經有人看見他。

劉阿貴：（高興地）來了？（对小趙）走，我們找找他去。

張局長：劉阿貴，你看見他，請他上這兒來。

劉阿貴：嗯！

〔劉阿貴与小趙，扛了梯子走下。〕

王福來：局長，我們買了明天的車票。

張局長：北京回來，馬上上三榕灣去，我在那邊等你們。

王福來：好。（對李桂英）走吧！

李桂英：（對局長）我們找同志們告別去。

〔王福來与李桂英兩人從左邊下。〕

張局長：（望着兩人背影，感慨地）真正的戰士，是從最艱苦的斗
爭里鍛煉出來的。老何這句話可一點沒錯。（他慢慢
地把視線移向大壩，然後一步一步走上房門口的一個石墩，對大
壩怔怔地望着）

〔在這時候，何書記打右邊上。他一眼就認出是張局長，於是悄
悄走近他的背後。〕

张局长：（没有发觉，对大坝自语）大坝！大坝！几万人的辛勤劳动，今天就要开花结果了。

何书记：（用低沉的嗓子）对，今天就要开花结果了。

〔张局长猛一转身，对笑眯眯的何书记怔了一下，蓦地跳下石墩，和他热烈地拥抱起来。两个人半天没有说话，少停——

张局长：（话象蹦出来似的）老何，你到底来了！

何书记：不来，回头你又得发脾气了！

张局长：（笑了笑）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

何书记：前天已经断流，比你们发电早两天。

张局长：恭喜你，老何。咱们的竞赛，我认输了。

〔两人笑起来，谭胎芳和小登从右边上。

谭胎芳：何书记！

何书记：（上前握手）胎芳同志。

张局长：小登，你也来了！

小登：奶奶开头不赶来，后来我说爸爸修的水电站后天开幕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这么一来，她就答应了。

张局长：怎么，水电站是我修的？

小登：可不，你跟妈上这儿已经一年多啦！

张局长：我那儿来这么大的力量！水电站是工人叔叔修的。

小登：（瞪大双眼）可是你呢？

张局长：我算得了什么，你把爸爸的力量估计得那么大，那就是……

小登：（马上抢过去）个人主义，是吗？

张局长：不，这不是个人主义，这只能說是……噯，我一时也說不上。（对何书记）老何，你說呢？

何书记：这恐怕是……（想了一下）恐怕是个人迷信吧！

〔李桂英、李社长、宋丽冰等上。〕

李桂英：（大声地）局长，客人来啦。

〔大家回头一看，立即上前和他們热烈握手。〕

何书记：怎么，你們是約好的？

李社长：不，是在吊桥上碰到的。

〔小登一见宋丽冰，馬上走过去。〕

小 登：（亲热地）阿姨！

宋丽冰：小登，你也来啦！

张局长：宋丽冰同志，真抱歉，去年你上广州替我照顾小登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没有向你道謝。

宋丽冰：謝什么，看护病人，本来就是我們的責任。

李社长：何书记，你也刚到？

何书记：是呀，来了才一会。

李社长：你怎的！这个水电站还没发电，又开別的一个摊子去啦！

何书记：搶时间呀。老李，明年几个水电站同时建成，还赶不上全省的需要呢！（对张局长）你什么时候上三榕湾去？

张局长：这两天就走。

何书记：（对李桂英）你跟老王呢？

譚貽芳：（代她回答）他們先上北京。

何書記：噯呀！我怎么給忘了，你們倆是參加全國先進生產者會議去的。

張局長：北京回來，就上我們那兒。老王當工區主任，桂英同志當副段長。

何書記：可不容易呀！桂英同志，在我們這行里，女段長可沒幾個呢。

譚貽芳：將來會多起來的。連你們局長、書記，全託女同志包啦！

何書記：（打趣地）不行呀，貽芳同志！到那時候，你們就會跟男同志開宗派的。

【大家都笑起來。

李桂英：爹，我們公社就你一個人來？

李社長：不，大隊人馬還在後頭呢。他們咚嗒咚嗒地打着鑼鼓，給你們送錦旗來了。

張局長：你們太客氣了，我先向你們道謝。（順手遞給他一支煙卷）來，抽根煙。

李社長：（接過來一看）噯，中華牌，出口貨。（又順手遞給何書記）你也來根。

何書記：（笑着搖頭）我不抽。

李社長：哦，我忘了，你是抽煙斗的。

張局長：（笑了起來）不，煙斗他也戒了。

李社長：戒了？噯，真了不起。（上前和他握手）恭喜你呀，我

的老首长！

何书记：謝謝你，老李。十几年来，我給那个烟斗害苦了呀！

李社长：可不！你哮喘一来，那股劲多怕人哪！过去为了不让你抽烟，你跟我吵过多少回。怎么，烟一戒，哮喘就好啦？

何书记：好了！全好了！

李社长：噢！到底那儿来的力量，让你下这样大的决心？

何书记：（指着大坝）水电站。它就象跟洪水打架似的，把我十幾年来的哮喘給治好了。

李社长：这可叫人糊涂了。局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张局长：那会儿，百年一遇的洪水来到的时候……

〔他的话給外面的一陣笑声打断了。一群女工和两位記者走上來。〕

张局长：記者同志，参观水庫去啦？

記者：还没有呢，局长同志，我們先上大坝看看。

张局长：对，先看看大坝。（对女工們）你們帶路，給我好好地招待客人。

小登：（对譚貽芳）媽，我也上大坝去。

譚貽芳：好，我帶你去。

李社长：走，小登。

〔除了何书记和张局长之外，大伙都从左边走下。〕

张局长：老何，你走了有多久了？

何書記：到今天剛好兩個月。

張局長：十幾年來，咱們總是在一塊的，一分開，可真叫人不好過。特別是我，我是個汽車外殼，你可是個發動機呀！你一走，這輛汽車就得用老牛來拉了。

何書記：就算老牛也不賴！咱們計劃是國慶發電，老牛可給你拉早了五天。

張局長：那是因為後半段的路比較寬闊平坦。

何書記：這恐怕是搞水電站的一個規律。只要大壩擋住洪水，勝利就是屬於你的啦。

張局長：是的。大壩！一切為了大壩！

何書記：（拉着張局長走上石墩，指着大壩）你看，多迷人！

張局長：為了它，工人們付出了多少勞動呀！

何書記：而我們呢？為它絞盡了多少腦汁，也從它身上得到了多少學問呀。

張局長：特別是斷流以後，情況就更加複雜了；在那天，我跟你也是站在这里看着紅棉江水改道的。老何，你還記得嗎？

何書記：記得，我還記得……

——幕急下

第一幕

第一场

时 間：一九五八年十一月。

地 点：河槽工段指揮所。

布 景：舞台左边一角是指揮所。指揮所里放了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一台电话和一台广播机。指揮所外面是一个广坪，广坪的一角散放着几块石块，是民工休息的地方。在一丛竹子下面，有一个茶缸和几只茶碗。茶缸边上竖了一块小小的通告牌，牌上的两三张通知，给微风吹得沙沙响。靠里是一片土坡，远远望去，可以看见两岸峭壁陡立的峡谷，那就是水电站拦洪大坝的坝址。

幕 启：张局长和何书记满身泥水，在土坡上面对峡谷站着。峡谷里远远听见人声鼎沸，他们在那里欢呼围堰合龙胜利成功。少停，张局长慢慢地转过身来——

张局长：（指着河谷感慨地）你看这条红棉江，千百年来，给我们广东人民多少灾害啊！今天，却让我们治服了。

何书记：嗯，治服了。（慢慢走下土坡）围堰合龙，江水断流，第二个战役，又要开始了。

〔他走到茶缸前边，倒了一碗茶送给局长，自己也另倒一碗喝着。〕

张局长：这可是一场漂亮的胜仗。围堰提前十天合龙，对整个工程刺激很大，我们一定要叫拦洪大坝，在明年五月挡住洪水，保证后年春天就能发电。

何书记：（从口袋里取出烟斗抽着）嗯！一个三十万瓩的大型水电站，要用两年的时间建成，是个更无前例的世界纪录。不过，老张，这场仗可不好打呀，咱们一定要象在部队那样，事先有个周密的布置，才能保证胜利。

张局长：你还是这个老习惯。十几年来，当每一个战役将要开始，总是爱这样地提醒我：周密布置，才能保证胜利。

何书记：（笑了起来）也许就是这个周密布置，让你在十几年来，给人民立了不少功劳。

张局长：这些功劳，也是你跟全体指战员的。

何书记：可是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，搞水电站比打仗更困难。在战场上，只要号角一响，你在千万士兵当中，就很难找到一个胆怯、犹豫的面孔。在这里，那就不同；对工程信心不足的人，随时找得出来。比如老子，对年底交出河槽，就觉得没有把握；而你那位爱人同志，也跟我谈感到为难。

张局长：这是一个规律。要用这样的速度来建设一个大型水电站，尽管你给他们大量的机器和设备，他们也会